

書名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楊廉 輯, 明 朱寔昌 校
 卷 卷十八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宋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編號 C4491100

卷十八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節畧卷一

帝王為治之序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堯典 虞書篇名 曰若稽古帝堯 曰若稽古帝堯 粵越通用稽考也言
 曰放勳 放至也亦廣大之意如 欽明文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安 欽敬也 曰放勳 放至也亦廣大之意如 欽明文
 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 明大
 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 既已也睦和
 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 亦
 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 亦
 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 亦

宗中宗時稱帝后則無所不為在太宗則妖不勝德在高宗中宗則德不勝妖若武氏者汚唐二代之官掖為唐萬世之仇讐至今言之尚有遺恨哉宜修唐史者謂其不及於大戮所謂幸而免者焉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七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八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內臣忠謹之福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文公重耳也呂

卻畏偏呂甥卻芮惠公之臣畏焉文公所偏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

人披請見寺人內官披其名也公請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

之役君命一宿女音女即至君謂晉獻公也重耳在蒲城獻公以驪姬之讒使披

伐之重耳奔翟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

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

在祛衣也披斬重耳之法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

之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

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言文公在蒲則蒲人在狄則狄人於

我何有也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

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相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若反齊桓之所

為已將自去不須辱命行者甚衆豈惟刑臣言一夫人心則去者多也披闢人故

自謂公見之以難告告呂卻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濟會秦伯

于王城潛出以避呂卻之難已丑晦公宮火瑕甥即昌甥也卻蕩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真德秀曰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方獻惠時重耳

為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披有二心於重耳豈得

為忠丁公為項羽將而私漢王終以被戮漢景帝

為太子而召衛綰綰不往以此見褒披惟知此義

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

既入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為忠乎文

公見之遂免於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

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非賢而能之乎此不惟內臣

所當法凡為人臣皆所當法也

漢呂強少以宦官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

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諸侯上象四七下裂茅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並爲列侯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疾妬忠良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罔不由茲又後宮彩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民有飢色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豈無憂怨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費不可單言喪

葬逾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厩馬秣粟民有飢色此之謂也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曲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而爲司隸校尉楊球所誣一身旣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懲邕更授任反

類家屬則忠正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
用時帝多畜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
署強上疏諫不省黃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強欲先
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
納之乃先赦黨人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家
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搆強云欲黨
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
強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
吏乎遂自殺

真德秀曰呂強雖處內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

當時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舉綱維肅清宮省
使同類者相觀而化皆爲忠良而所事之主適皆
昏庸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
網觀其慷慨就死略無惴懼之意可謂烈丈夫矣
或謂強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讒誣不已毋乃侵
官乎是不然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
可諫况內侍乎巷伯刺讒之詩亦寺人所作也特
不當招權撓政然後爲侵官爾強雖坐直言以死
而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同時諸貂璫輩賣弄
福威取快一時終不免於大僂者鳳凰鴟鴞相去

遠矣

臣廉嘗考朱熹學者告熹曰甘昇有言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為職以此得罪人皆高之宦官以承順為事犯顏取忤誰復見稱熹曰何見之謬東漢呂強後世無不賢之又考程顥謂昨春邊事權罷李舜舉之力也今不幸適喪此人程頤門人馬伸亦薦邵成章蓋舜舉成章俱宦官舜舉嘗奏罷涇原用兵成章嘗疏黃潛善汪伯彥誤國金人脅之仕不從曰忠臣也吾不忍殺之遺之金帛而去孰謂宦官之賢者而卒無人以

稱道之也哉

唐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父改焉性忠強識義理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王即憲宗也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綱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直德秀曰劉正亮之忠不減呂強至其排去姦邪之黨請立英明之嗣有功於唐之社稷又非強所及矣自昔人臣凡與援立者莫不以定策元勳自詭怙權徼寵雖以霍光之賢有不免焉正亮內臣也既居近密又著勲勞而乃退然自處委政廟堂無秋毫侵紊豈不賢哉帝之立正亮有功而終身無所寵假憲宗豈少恩者邪霍氏之誅正以寵過而驕之故憲宗於正亮無所假者乃所以全之歟君臣之道於是乎兩得之矣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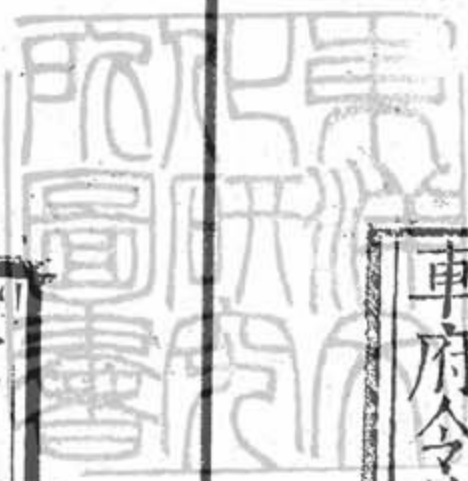
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宰相權之過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後徵爲兩軍中尉遵美曰一軍尚不可爲况兩軍乎固辭不起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真德秀曰嚴遵美之爲人知分義明去就蓋賢者也方其時爲樞密使爲中尉者鮮不以怙權寵致覆敗獨遵美抗眞鴻之志投簪紱隱山林以壽考終非賢而能之乎臣是以表而出之

內臣預政之禍

春秋左氏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地名杜預曰寺人內奄官孺貂也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孺貂易牙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真德秀曰內臣之預軍政自此始方其時管仲相威公霸諸侯功烈赫然而禍亂之本已潛伏於閨闈中曾莫之察故聖人作易以勿用取女為戒其有旨哉

秦趙高者生而隱官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



毅治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為法律務益刻深餘事已見燕臣篇漢石顯之屬

此放

漢靈帝建寧元年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己亥解瀆亭侯宏至即皇帝位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

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武於是列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日有食之蕃謂武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

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尤豫未忍宦官及誣蕃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唾血共盟謀誅武等蕃武皆死遷太后於南宮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真德秀曰宦官之惡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毋乃已甚乎太后以爲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管霸旣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逐之外服或許之自新

後漢書卷之六
八
重整權綱勿使內臣預朝政則官省穆然無事矣
不此之爲而欲肆其屠翦使逆孺得反其鋒而用
之豈天不祚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爲謀弗臧也嗚
呼悲夫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穢汙
朝廷希之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
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
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又有八顧八及八厨之
目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
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

甚覽鄉人朱並素佞爲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
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
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
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翊翟超劉儒范
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
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
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
圖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
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
去將安之乃請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

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
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
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
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
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
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
毒其死徒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
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
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真德秀曰易之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以爲

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無邦亡國之謂也今黨人
之死者皆忠良志義之士而靈帝所與共國者不
過十數姦倖之人雖欲不亡不可得也郭泰之慟
不亦宜乎

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改元光熹大將軍何
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未從進用紹計
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
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
強忍志欲無厭若借之朝命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
危朝廷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卓聞召

即時就道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詐以太后詔召進入於是斬進紹引兵闕下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不須而誤死者張讓等困迫將帝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郎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劔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真德秀曰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眾等之有功夫人臣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蓋

婦寺之職均在中闈婉孌淑謹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橫雖欲無禍得乎故安順栢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盛寵盛則為害愈深為害深則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畫武圖之而不勝漢以益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橫是乃殞身喪元之招也曷若史游良賀之徒優繇終始無所疵吝之為得邪吁來者其尚鑑諸

唐高力士者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



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
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
殿帷中徼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
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
王鉉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
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
計皆得所欲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宅王公主呼
為翁戚里諸家尊曰奢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帝幸
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從上皇上皇徙西內居十
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初太子瑛廢武

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
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
爾我家老揣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
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
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
龔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
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疆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
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
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
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

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荅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爲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龔與恭同范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詳其細哉真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勉討安南蠻始思勉本不

錄 遂爲後世無窮之患惜哉

李輔國以閹奴爲閑廐小兒肅宗爲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預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八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齟齬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時爲浮屠說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

有秋毫過無不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
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
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
百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
姓事之號五父李峴輔政明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
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
慶宮妄言於帝因劫遷上皇於西內事已見前輔國
父子篇以功遷兵部尚書旣得志又求宰相諷裴冕等使薦
已帝密摘蕭華使諭止冕張皇后疾其顛權帝寢疾
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

后更召越王充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捕二王
囚之而殺后於佗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
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決帝矍然欲
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
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司空兼中書
令未幾以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
使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太第於外又詔進
封博陸郡王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
積不平旣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抵其首
溷中陰右臂告秦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范祖禹曰李輔國本非龍馬家皂隸之流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沒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真德秀曰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固可恥矣代宗誅之而不顯其侈亦不能無憾焉夫以一閹尹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爲可醜不亦甚哉夫明皇始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鬱殂謝乃出於中人之手爲明皇者固可戒矣輔國顛恣兩朝卒不

免於肢體殊分投首廁溷之慘其亦何利邪臣故書之以爲人君邇姦者之戒又以爲小人稔惡者之戒云

程元振少以宦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判元帥行軍司馬再遷驃騎大將軍盡摠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諉屬不應誣殺瑱素惡李光弼數媒蜴以疑之瑱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旣誅斥

後漢書卷之六
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
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倉皇出居陝京師陷於
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
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
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
將師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
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
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
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
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

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
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
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陛下持神策
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
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疏聞
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
還元振衣婦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榛
州行至江陵死

真德秀曰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李輔國以據二
帝之憤逐臣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其砥肅

宗之姑息蓋少瑜焉方二人之怙寵也自謂無能孰何之者及兵權既奪官職既削孤雛腐鼠坐待誅斥亦何能爲以此觀之姦夫儉人苟非人主借以聲光未有能自跋扈者也既長其燄然後從而撲滅之所傷多矣曷若制之於初俾臣主兩全之爲得哉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撐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大和二年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

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刁鋸之賊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揔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

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干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灋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等二十三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

馬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翬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胡寅曰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二公累朝舊德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責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具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其所繫豈小哉蕡所陳但欲復之于門戶掃除非有草薶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真德秀曰漢唐之宦侍其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
福其驕恣預政者未嘗不罹禍人主而知此則能
全其國國全則家亦全矣內臣而知此則能全其
身身全則國亦全矣故具著之云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八



所
圖
書

所
圖
書